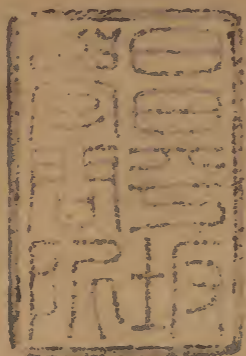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九十之一



工曹

平

庫文閣内			
一五九函	三〇六九	漢	書
一	一〇	架	冊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〇六九	三〇六九	漢	書
一	一〇	架	冊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40)		
函號	367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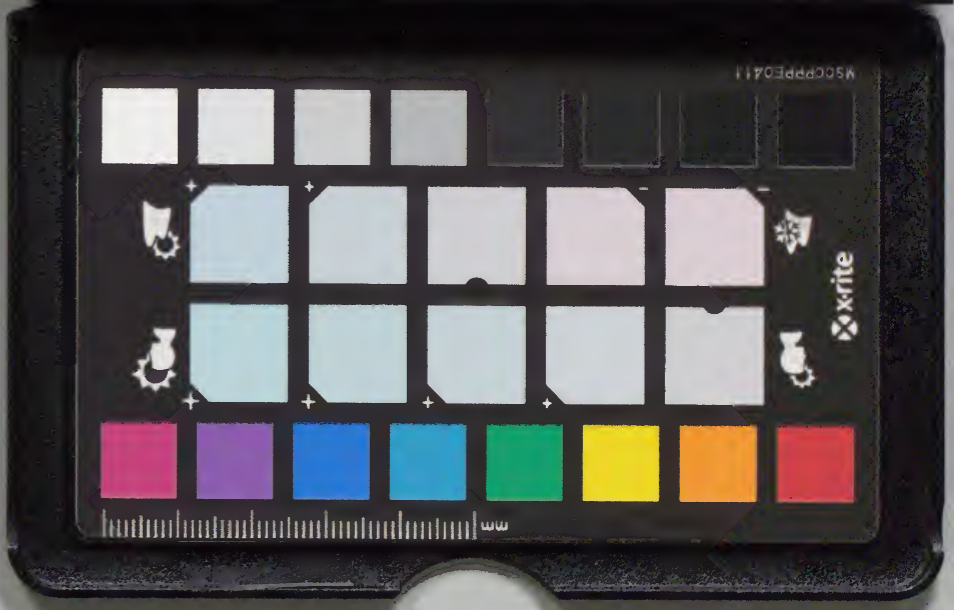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第九十卷

淺草文庫

何承矩論塘泊屯田

陳亮乞三堡免田狀

賈讓治河奏

歐陽修論修河狀

其一

其三

蘇轍論開河

漢志漢屯田

魏志魏屯田

宋志宋屯田

漢志漢水利

○第九十一卷

下之二

八編類纂
禁兵定制方中圖

寢廟相陰陽圖

八尺之表說

詔誥土中圖

寢廟雜明圖

寢廟

天子寢制圖

臯門應門圖

廛市圖

廬舍圖

邊方堡制議

角臺圖

敵臺圖

懸板圖

陴隄圖

甕城圖

民堡疏

長城說

門浚田畝水利說

治水諸器說

論浚渠築堰

治田治水議

治河失故道說

論東南水利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伊洛水田議

淮鳳墾田說

議興西北水利

其二

其三

○第九十二卷

工之三

治河

築城

宮室

道路

溢獵

司馬遷河渠書

王濟河決對

李仲昌請穿六埭渠

王同議水

劉恢奏

韓贄言

文彥博議省力役

言水患非天災

王安石議制濬河司

李立之議立東西堤

元開會通河

尚文議築長堤

都實窮河源

脫脫排郡議

命賈魯充河防使

以上治河一十五則

晉士蔦惟城對

城祀問荅

周敬王遣使如晉請城成周

范無字大城對

申無字對

沈尹戍論城郢

唐楊朝晟築三城

僧景仙築羅城

韋孝寬築城險要

韓琦策修京師

趙高請城綏州

冉璉請徙合州城

高琪請築南京裏城

以上築城十三則

宛春諫天寒罷役

張老為室對

士茁室美對

屈宜論作高門

喬豫和苞疏

薛融進諫

劉琨唐昌道教

蔡京等侈宮室媚帝

以上宮室八則

單襄公陳國必亡對

以上道路一則

唐儉諫唐太宗罷獵

郭太后勸武宗納諫

白居易續美大箴

後唐明宗仁及鳥獸以上漁獵四則

○第九十三卷

工之四

如意輪圖

揚沙錫圖

雙拖泥扒圖

短拖泥扒圖

推沙鉋圖

大推沙鉋圖

法輪圖

雙推輪圖

揚泥飛車圖

自在河車圖

滾沙輪圖

常轉輪圖

開沙輦圖

淘沙船圖

濬淺筏圖

吸沙桴圖

梭江輾圖

混江軸圖

百節帚圖

伏波艇圖

披河排圖

鎖泥鋤圖

八槳船圖

刷江帚圖

開江犁圖

定波纜圖

驅山鞭圖

黃河治績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

右編

六曹類

工曹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其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

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
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何承矩論塘泊屯田之利
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卽
爲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
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
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逐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層今三堡旣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
田舍者依本往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
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
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
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
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
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
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
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
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
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椿、之、類、去、
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
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
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
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
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
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
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
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

邊情從來
如此

淨先取勢

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
紹、興、之、間、兀、術、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
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
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繫、以、報、
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不、由、此、卷、甲、道、
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
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
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
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
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

和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繫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旅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

和州築敵
亦此意

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犒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若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遠戰乎？何者？虜左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旣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徃徃不敢放出北岸勝負。

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
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
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
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
入江而決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
可治今舟得便利入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
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爪步近在江
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
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力盡攻擊相淖真六合等
城或有退遜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
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
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
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
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
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團結山
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
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
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

公所以惡
道學故自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工曹

五

傲事然未
紫陽治黃
若水嘗不
微

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
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
舊疾之外復增親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
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
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
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
之士前來建康糾剔某妄作疎漏之失攻尋前史規
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所扣之至
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
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揮施行

陳亮乞措置定山瓜
步石跋三堡屯日狀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

漢家帝初
平當使鎮
河堤奏言
左河今皆
湮滅宜博
求能濟川
既河者詔
下吏民莫
有能應者
任詔賈誼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游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
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
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
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
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
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徃十餘歲太守以賦居
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
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
東北百餘里開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
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
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

八類卷九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
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
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
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
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
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
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
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
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十之其
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
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
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

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溱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戒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九
雨多水暴須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但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徒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賈讓論治河奏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况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壑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壑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

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方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

歐陽

修論修河
第一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

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旣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瀆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

此宋河之
故道

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曰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

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

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
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
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
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
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
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
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
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
欲增一大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
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

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能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歐陽修論修
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壟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因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亂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今言者謂故道旣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歐陽修論
修河第三

狀

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

蘇軾論開孫村河

稗編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羌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斛徭役不息又恐

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必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即金城郡

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

吏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

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

理湟陜以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

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川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

十倅馬十二就草倅馬副馬十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吏坐萬人

留屯以為武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摧折羗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羗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瘰墮之患謂因寒而墮指也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

小開皆羗種使生宅變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
 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
 羗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
 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
 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
 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

漢志漢屯田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
 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淮陽郡項城縣今自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
 以東至壽春郡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

計定而後
 職

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
 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
 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
 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
 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
 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
 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
 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水四百
 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

治水亦在其年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魏志魏地田

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

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自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

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堯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隸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

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况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可卽其地大興營田

以保捷兵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川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旣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

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

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
眞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
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况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
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
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舖相望則延州之
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
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洲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
軍用此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
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
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

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
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
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
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
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
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
助邊計乞推之陝西

宋志宋屯田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伊寬爲左
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漑鄭國傍高卬之田上
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
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
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
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
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爲田

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
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土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
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去者
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
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
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
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

漢志漢水利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一

圖書編

六曹類

工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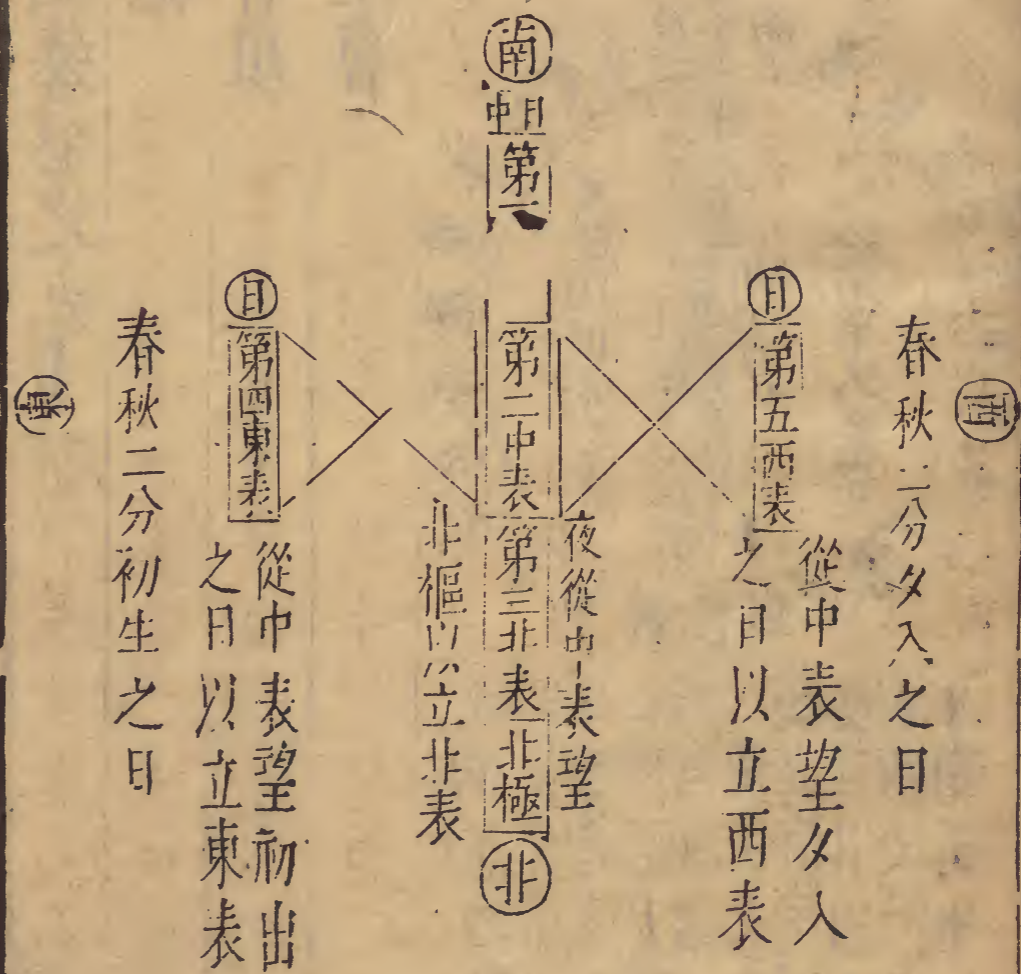
楚立定之方中圖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
 此星昏而正中夏至十
 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
 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
 官室故謂之營室衛為
 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
 營立宮室樹八尺泉而
 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
 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
 正南北也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一
 工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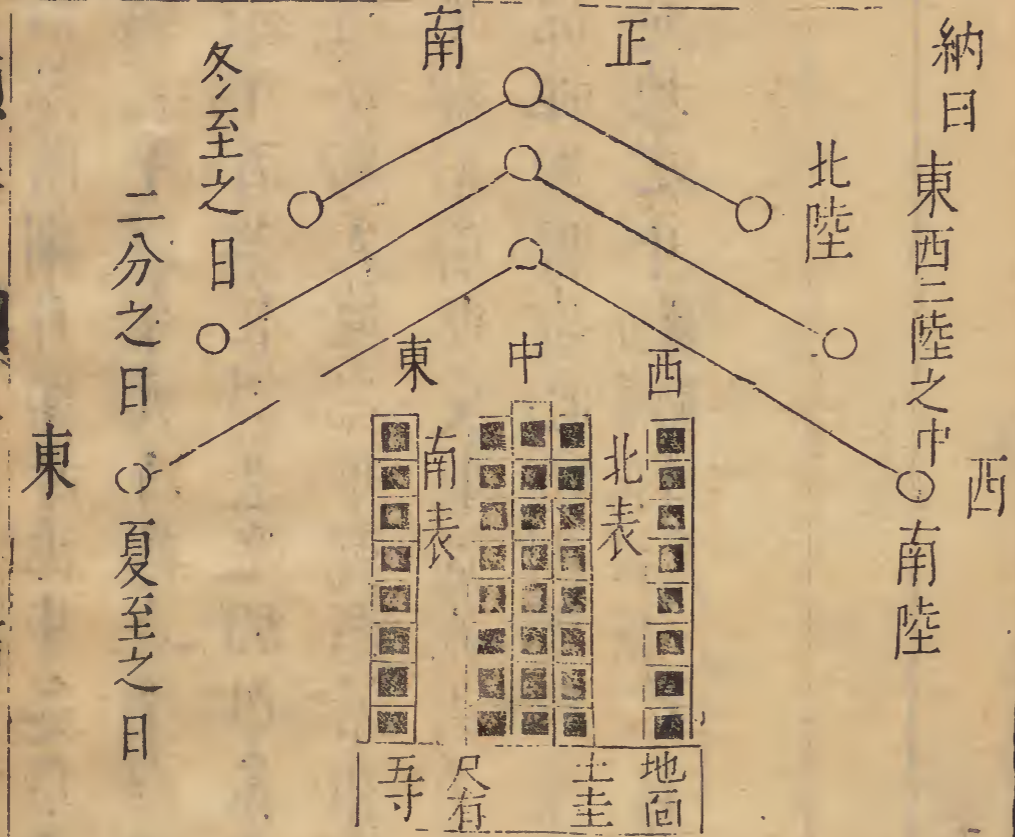
公劉相陰陽圖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
 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
 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秒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
 下屋背中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
 運矣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惟用一表其表
 與人齊高當午日中畫其短景於地以爲指北準繩
 置窺筒于表首隨準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心
 則其處爲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
 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既得東西之正乃

于二分之一前十日內就其處置壺漏定十二時以兩日午中短景求與時參合于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刻視其表景畫地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則南北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曲而向北則其地向北矣此法蓋以午景與北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

召誥土中圖



納曰 東西二陸之中 西 南陸 北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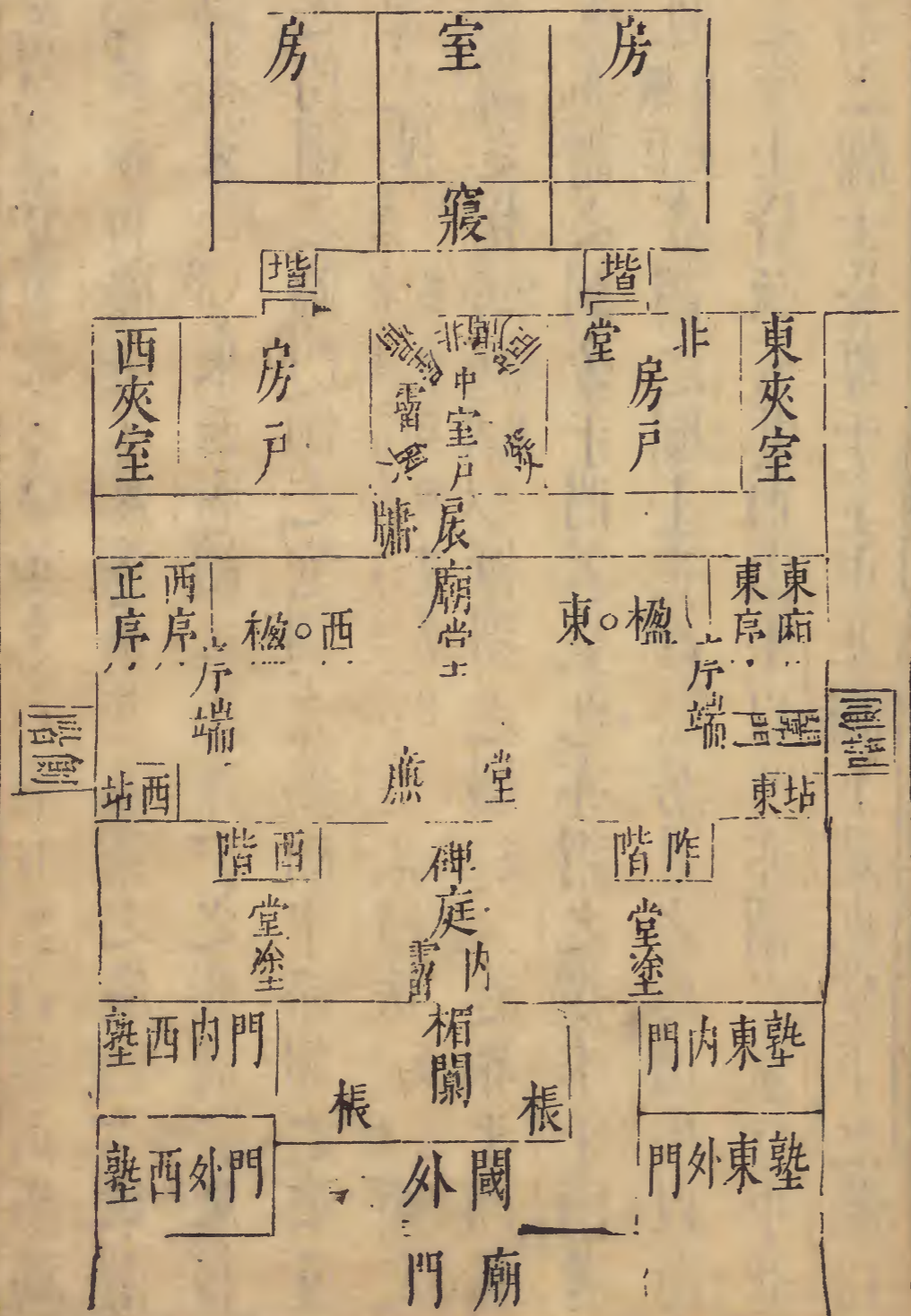
東表去日近每晷夜景方中南表去尤近正晷臨表土故景短

西表去漸遠每日未中景已中北表去尤遠每日中景已過

中表每正晷景與土圭等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工部

寢廟辨名圖



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表而東西感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土中說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岳臺在俊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土圭法

八通類纂卷之九十一 工曹 四

爾雅曰室有東西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

謂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窻盈之反東南

隅謂之窻一平反東西墻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扃宮

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

塗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持廟堂異其名耳又曰枳于結反謂之

閼棖謂之楔華錦反又先結反檣謂之闈魚列反蓋界于門者

枳也亦謂之閼旁于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于門者

檣也檣巨反亦謂之闈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

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北

牆謂之牖士昏尊于室中北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

壁士虞饗饗在東壁是也坵有坵西坵士喪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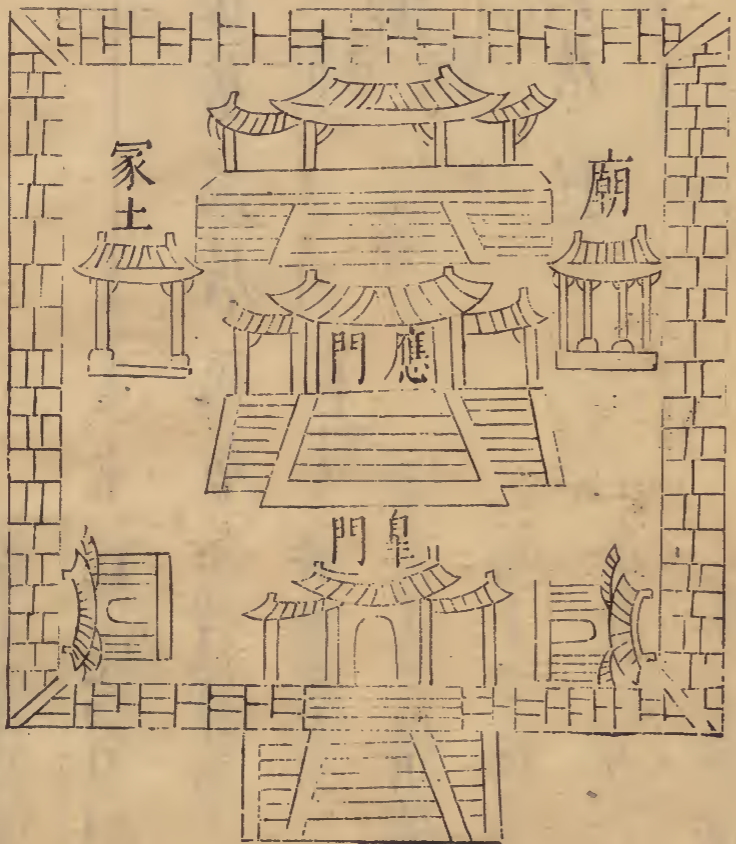
堂隅有坵以土為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註云西塾

門外西堂是也月令曰其祀中霤燕禮設篚當東霤

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是也

臯門應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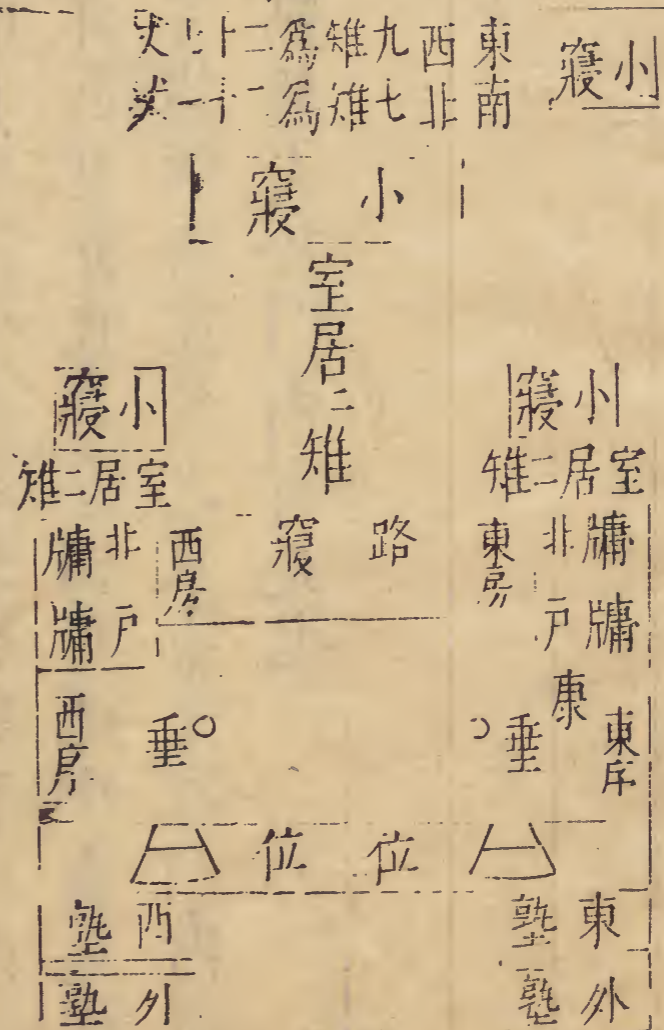
大雅云迺立臯
門有侂迺
立應門將
將迺立冢上
醜攸行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正明

六

天子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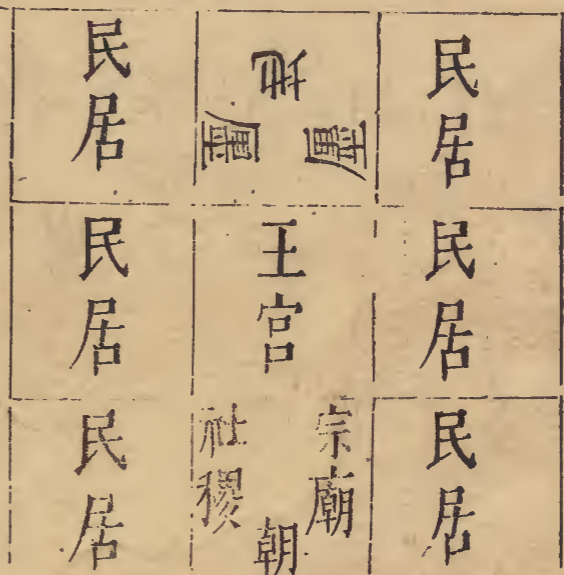
宮人掌王
六寢之修
爲其不觸
去其穢惡
註其穢惡
一小寢
謂之寢間
階之門謂
之鄉庭之
左右謂之
位門屏之
間謂之寧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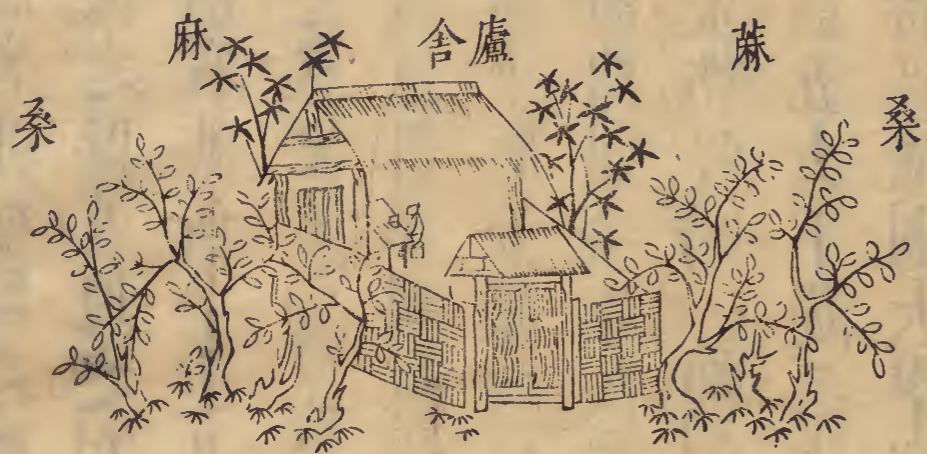
五

廛市之圖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為規其中為王宮其前為朝左宗廟右社稷其後為市四門皆有門市賈百物至皆貿易而市官為之治其爭亂并譏察異言異服之人市地為廛貿易者所居也其外六區皆民居四十家共一區凡百畝所謂二畝半在邑也蓋廛有義賦其田也謂市地之賦稅也受二廛者所居廛市之元此言其規模之大畧也

廬舍之圖



此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春夏則出於田以治田秋冬則入居於邑以為安也居之宅四圍墻下則樹桑以供蚕飼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為布苧及蔬菜之類蓋在野則八家共二十畝而二畝半在田在邑則四十家共百畝而二畝半在邑也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
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于九地之下古
人曰收其伍全遠其五敗又曰濶與上倍高與下倍
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三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
地置旣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
內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
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
直金粘沒喝一觀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
濶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爲式
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隄爲二丈下濶

丈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隄難
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
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隄五尺共二丈五尺
視古制爲半下上收濶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
垣旣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
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
則護垣爲易宜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
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元
年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
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中空

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
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卽以東北角論之
則循北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北築
臺若干丈尺若欲以垣相附以省工費則附東垣矣
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附東垣縱使兩垣俱
附亦須爲臺三四附牆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
外磬折向內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
疊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置旣繆矢道皆斜臺以
塞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
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

兩空不得過五十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縮腹而入者
亦須量勢爲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
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
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卑恒爲虜墜者
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卑亦不易呈收
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
卑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卑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
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大者今制臺高三丈高于垣
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南直出卑牆至三尺而止順
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爲牆尺許中空遍置木

牌外爲附眉內加轉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
于此吾則啟牌于彼夫牌畏注矢牌一定也牌啟無
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爲發火與矢若夫礮石則踰
墻四出不必凝望忖度也三牌院敵臺既就則牌院
宜講也夫垣旣不高牌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
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縣石縣木之上下一有
損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于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
邊人曰虜飛石墜牌則以竿裹裹爲人形加革帽高
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
此牌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殖土以成又率立植

其易墜故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與立植與

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上模成橫卧

爲牌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或固之庶堅厚可賴也

四甕城牌院旣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

于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葉至薄不禁薰灼鐵

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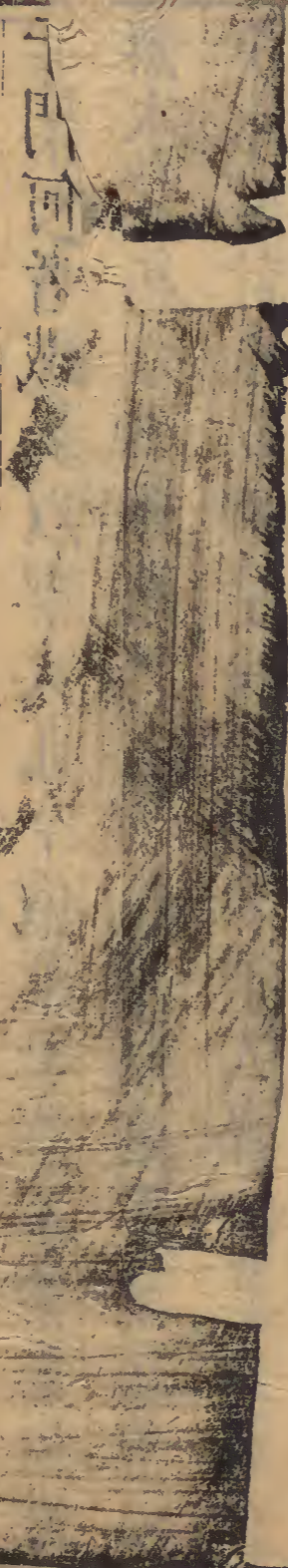
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

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

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牌院旁開一門亦

用鐵扇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爲用可也夫甕城高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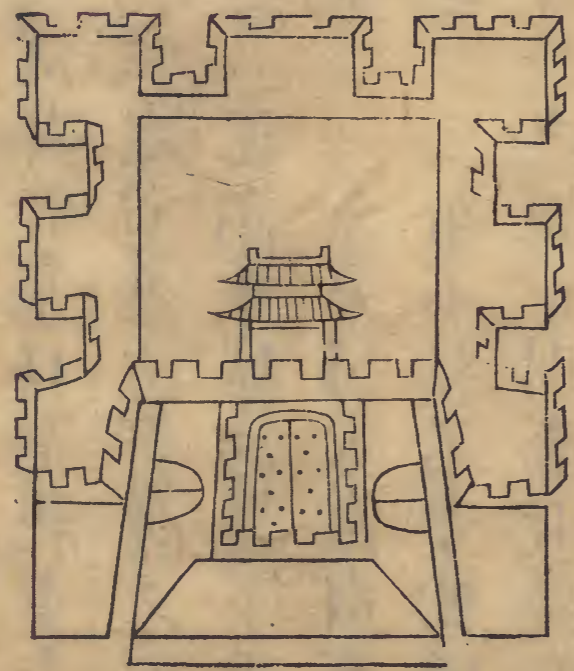
與垣等內外皆障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虜敢入者而
況爲重門邪



平門可也
四鬣對朝則羽林
爲朝於以裝武
其長壘姑宜或百藉用軒背軒質於小亦與立蘇與

甕城圖

小堡有甕城面
不用敵臺大堡
仍爲之甕城不
必太大大則更
須角臺



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
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
者楚漢兵爭燕代及復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
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
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
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旣久戶田大滋由塞垣以
達畿輔不憂無人也稅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
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
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
之堡險在地也家教之守險在人也宣德之間虜警

絕少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減鄉
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
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則不實矣

民堡說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
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
亦非盡秦築也起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
造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
亦皆築焉

長城說

方虞集議開京東瀕海之田而極施爲措置之詳其
法非不鑿鑿可行也而肉食者鄙竟以浮言阻之卒

之至正間海運不繼燕京乏食宰臣議行僅以紓一時之急而國之成敗莫之有採豈議論多而成功少集之言有不足用歟無亦主之者無其人也開後田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簾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岸斗曰泥攪曰泥筐曰鐵鏟曰竹簾皆舊制也曰活閘曰刮板余新制也然皆可深閘河耳而深黃河之法可以制勝之乎鐵簾箕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江龍急水可偶一爲之多弗效方船利于載石撈泥水車大利于乾漕北人不能用岸斗利于挹水南人

不能用泥攪以布爲之二人共舁煩難可厭泥筐以擔貫之一人獨舉用人少而盛土多利器也恨北人不習鐵鏟利器也南北通習之竹簾水中夾泥唯高寶湖中能利用之活閘以板爲之遇閘河淺則施有石閘之用可移而置也刮板施於淤沙之淺一刮可去沙數斗二器大利閘漕云

治槽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治水諸器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梁之詠鄭國導涇

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變爲沃壤

論後渠築堰

按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溝因水漱防因水淫淵因水罄析而向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宣入風雨暘時若無崩塌淫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濬分畫功臻永賴熙寧之術也此謂本務

治田治水議

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殺入漕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故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

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治河失其故道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貝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陸宣歙天目諸山之水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益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

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于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旣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由宣歙以達兩浙迺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大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旣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旣銅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壅矣單

六編類纂 卷九十一
鐔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極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郝僑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爲豪強之業江尾爲芟盧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

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痼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䟽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論車南水利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爲

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腸胃始失其利國初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忠靖公乃專力于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濶而吳淞江之氣脉漸微矣土人以此稱爲漫水港云夫江流迂緩旣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有由然也某恪遵廟算廣集衆思咨訪稅宜究極形勢乃知併益爲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于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闢治江中壅塞四十

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太湖積水直注于吳淞濬淞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益鉄浦淮六磊等塘洩澱泖之水于黃浦濬蘇之吳塘顧浦戚虞徑南北橫瀝等處洩崑太倉諸水于劉河復濬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于海濬白泖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陽出塘雷溝等河使尚崑湖毘陵晉陵諸水徑入于江皆所以導其流也濬白鶴荆城港西泚裏河洩長蕩荆溪諸水入于運河濬武進之水於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鉄猫港洩閩州上流之水亦入于大江皆所以節其

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于千墩堡南濬澱山湖口
使湖水通徹入于吳淞又慮江水外逸乃於夏駕及
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
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
太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
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典萬箱等渠皆
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
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臯順陽濟民等渠
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

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
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纏澗載在經史
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
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

伊洛水田議

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蓋潁州僉事淮陽副使兩
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
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
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 勅給以關防住劄適
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
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頃即一頃

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
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
土地招來人民多寡為殿最亦務各久任超遷如是
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淮鳳墾
出說
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灇澗
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
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住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
既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
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
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

泥其迹疏為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于諸
川則並河居民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議興西
非水利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曰京
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服眩神京緩急所必須者
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
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益遍歷
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為言
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
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一 三
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
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
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
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
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
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抄河舖地方又鉄廠湧珠湖
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
遷安縣北徐流管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
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
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

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
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
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
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王田縣清
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二里屯及大泉小
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
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
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
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
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

里南北度之百捌拾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崔葦彌林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入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曉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

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迺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曰客何異予言以南方之民披篋而耕抱濕而獲蓋恒與雨相值也衣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獲之時少而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

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竝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

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鑿湖而已也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上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日萃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擬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

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闕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祗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嘗考桑乾

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里壤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

八經類集卷之九十一
三十四
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
增勸農水利一事被之號為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為
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
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
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
者可坐而致也

